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筆者讀小學的年代，生活與倫理課本裡有吳鳳故事，講述番人的野蠻迷信與吳鳳的捨身大義；「湯英伸少年殺人事件」曾經轟動一時，以快速地判決死刑收場；當時的八卦週刊也動不動出現「山花」這種稱呼，筆者印象特別深刻是刊出一張攝自花蓮的照片，背景是青翠的山，鏡頭中間是三、四個體態姣好的原住民少女，照片標題是「風景明媚的 XX 鄉，竟有大半少女被推入火坑」……諸如此類的媒體報導很多，加以筆者身邊並無原住民朋友（或許有但沒發現），使得筆者很長一段時間對於「山地同胞」雖不至於厭惡，但仍覺得「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啊？」十幾二十年後的今日，原住民形象產生大逆轉，負面的社會新聞少了，影劇、體育、文化相關新聞增多，主流社會似乎愈來愈能「接納」原住民，儘管這其中仍存在不少歧視與既定印象。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間，想必台灣原住民做了很多努力，好不容易才扭轉原本負面的形象。而他們所做的「努力」，最顯著的就是八〇年代開始的原住民族運動，筆者在課堂上「第一次接觸」即被深深吸引，成為筆者進入原住民研究領域的入門磚。

在翻閱原運資料時，筆者發現有些刊物名稱時常被提起，尤其在原運初期的相關描述中每每可見《高山青》的身影，而《原報》與《獵人文化》出現的次數亦不遑多讓，這種情況勾起了筆者的好奇心，進而尋找研究此類刊物的相關研究。但，結果卻令筆者大感驚奇與大失所望！原運二十年來，對於刊物的相關研究竟然少之又少，可謂完全未經開墾的荒地，使得筆者更想瞭解這些刊物的內容與價值，試著為他們拼湊出更完整的面貌。

## 第二節 問題意識、研究目的與研究範圍

### 壹、問題意識

自從 1983 年出現第一本《高山青》之後，原住民自辦刊物便一直扮演著喚醒族人爭取權益、文化復振的角色，我們常在原運相關論述中看到他們的名字，例如《高山青》《原報》《獵人文化》《南島時報》《原聲報》等等，直到街頭原運退燒、部落意識高漲的今日，從事文化復振工作的各組織亦往往有會訊、期刊的出版或是網路訊息流通。

遺憾的是，研究者通常只簡介其出版年月與創刊人，頂多稍稍說明這些刊物的內容，充其量只將其視為史料，對於創刊動機、討論重點、影響力等實質內容幾乎不論。對此現象，孫大川（2000：167-168）表示：「這些刊物雖然壽命長短不一，影響範圍有大有小，所代表的族群，編輯的方針、採取的立場各有異同；但它們卻都不絕如縷地追續著原住民第一人稱文字書寫的渴望和命脈。從傳播的觀點來看，它們都值得被細細研析、查考。」陳昭如（1995：74）也對刊物的價值提出肯定，認為不僅提供了有別於漢人文學的創作空間與書寫模式，也為在社會運動形式日趨僵化與規格化的今日，指出了原住民運動另一種實踐的可能性。

因此，原住民自辦刊物所呈現出的種種內容與思想，即成為筆者好奇並亟欲解決的問題。

## 貳、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 一、歸納整理出原住民自辦刊物的內容概要。
- 二、從刊物內容中探討原運路線轉變的緣由與實際作法、在原運當中的功用，以及對日後原運走向的影響。
- 三、藉由刊物內容分析，探討創刊者或主編對原運與部落的種種思考，以及他們發言的位置，是站在泛原住民的角度或是一族、一部落的位置發言。

## 參、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材料初步限定在「從原運時期開始，台灣原住民自己創辦的非官方刊物」，包括報紙雜誌與網路發表等形式，「非原住民」與「官方」刊物則被剔除在外。在這些限制之下的研究材料有：《高山青》（1983）、《原住民》會訊（1985）、《山青論壇》（1986）、《原報》（1989）、《獵人文化》（1990）、《山棕月語》（1993）、《南島時報》（1995）、《原住民族》（2000）、《原聲報》（2000）等刊物。而大家耳熟能詳的兩份刊物，一是由漢人林茂安創辦的《蘭嶼雙週刊》，一是由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創辦的《山海文化》，則不列入討論範圍。

進入九〇年代之後，原運行至「消失」與「轉型」的分水嶺，筆者對於處在這時期的原住民知識份子，在刊物中呈現出來的思想感到興趣，因此將研究範圍縮小至《高山青》、《原住民》會訊（與一期《山外山》）、《山青論壇》、《原報》、《獵人文化》等五份刊物，前三份是原住民知青在原運時期所關懷的議題，後兩份則是他們在原運轉型期的思考方向。主要研究範圍定在《原報》、《獵人文化》這兩份刊物，《高山青》等三份刊物則是為了釐清原住民菁英在原運轉型前是否已有過類似的思考，以及與前者的相異之處。

###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與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重點，在於探討原運時期原住民自辦的刊物以及延續原運精神的原住民自辦刊物。因此在文獻探討方面，則是原住民族運動以及原住民刊物，並從其中找出是否有兩者相結合的先行研究。

#### 壹、前人研究成果

##### 一、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相關研究回顧

自 1980 年代末期開始至今，有關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學術著作與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出現。據黃鈴華（2005：11-13）整理歸納後指出，多數論文仍以單項議題作為研究主題，例如：學界方面有謝世忠（1987、1992）、張茂桂（1988）、許木柱（1989）、陳茂泰（1992）、汪明輝（2001）、張中復（2001）、施正鋒（2002，2003）等針對原住民族權利意識、集體認同意識、族群標誌、政治參與、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恢復傳統名字、土地權、法律地位、原運回顧、自治權等面向做過研究。

碩博士論文部份，土地產權研究者有林瓊華（1997），美濃反水庫運動研究者有林福岳（2002），以還我土地運動為研究主題者有鐘青柏（1990）、李慈敏（1991）、周瑞貞（1998）、張岱屏（2000），以原住民權利基本法為研究主題者有陳瑞芸（1990），以恢復傳統名字運動研究者有王雅萍（1994），具原運整體性研究者有魏貽君（1997）、林淑雅（2000），有關自治運動者有趙中麒（2001）、盧幸娟（2001），有關邵族正名運動者有劉秋月（2003）等。

於研討會發表並收錄於論文集的相關研究的篇數就更多，諸如顧玉珍、張毓芬〈台灣原住民族土地危機：山地鄉平權會政治經濟結構之初探〉、顏愛靜〈台灣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管理問題與對策之檢討〉收錄於《原住民土地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鍾寶珠〈太魯閣反亞泥還我土地是一場專業的戰爭〉收錄於《原住民族》第七期（2000）；蔡中涵〈另類原住民運動〉、高德義〈從「名治不主」到「自治自主」：原住民族自治體制〉發表於《國際人權與台灣原住民權——原住民族運動回顧》（2000）；倪炎元〈從「山胞」到「原住民」——報紙對原住民「正名運動」的論述分析〉，收錄於《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1999）；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泛原住民意識與台灣族群問題的互動〉，收錄於《山海文化》（1995）；夷將·拔路兒〈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收錄於《原住民文化會議論文集》（1994）；陳昭如〈原住民新聞與漢人新聞媒體——以三次還我土地運動新聞為例的初步探討〉，收錄於《山海文化》（1994）等研究成果。

其中，魏貽君碩士論文〈另一個世界的來臨：原住民運動的理論實踐〉(1997)所提出的方法論，相當值得筆者參考。他同時探討原運如何能夠翻轉原住民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位置，進而提出對原運的「貫時性——歷史的」

(diachronic——historical) 垂直縱剖面向，以及對「共時性——結構的」

(synchronic——structural) 水平橫切面向的交叉分析。在歷史向度上，主要是探討自荷治時期至今原住民族的生存心態、身體記憶是如何經由社會權力操控結構的滲透、規訓與轉換過程，而使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世界觀，逐漸脫勾於部落的生命節奏；他認為，在種種物質精神的社會權力操控機制的操作下，原住民族早就不是一個普同化、均質化的單一民族的，因此原運不能將運動的終極標的，完全設定在「種族的」社會運動之上。

在這個前提下，他又探討兩個結構性的部份：一是觀察原住民族在現今的日常生活脈絡中，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存在位置，又是如何在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部落、部落與部落、部落與都市之間進行族群身份認同建構的「相互補足」；一是觀測原運經由身份認同過程的重新編整之後，原住民如何建構他們自己的公共領域，藉此尋求與其他弱勢社群之間的相互認同線索，以及又是透過何種接合的形式、實踐的策略，與共時的其他社會運動組織進行議題式的策略結盟，使得原運轉向「社會的」社會運動。(1997：9-10)

魏在其論文第三章第一節〈認同的戰鬥位置〉援用 Stuart Hall 關於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理論，來闡述他對原運份子認同問題的想法，他認為「不論是重返部落，或是久居都市換原住民運動知識青年，都應該有一項基本認知，認同不是直覺地想像是透明的與不成問題的，也不是早已完成的事實，反之應以『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s) 的思考角度，視主體的認同如同『生產』(production)，永遠無法完成，並且恒常是在生產的過程之中。」(1997：112-113) 這個思考方向正好幫助筆者檢視論文中所探討的，原住民知青在回歸部落的一系列行動中，對於族群主體的認同與原運進行方向的思考。

他亦在第三章第三節〈主體認同的進出策略〉引用 Fanon 探討本土知識份子覺醒意識三階段的論點。Fanon 認為第二階段「搗蛋期」對於政治解放運動的狂熱，正是：

知識份子實踐的一種危險癥候，本民成為面目模糊的集體 (mass)，殊異的個體性被一再地遺忘與同質化，知識份子忽略了族人在文化適應上的深沉心理結構，最後可能導致知識份子割斷了其最後的碇泊 (moorings)，與其族人形成漂泊的疏離者。(1997：134-135)

正當本土知識份子認真地從事著一件文化工作時，他並不知道他正在利用著借自在其民族已然變成陌生人般的技巧與語言……有時他毫不猶豫地使用母語，以此表達他想要靠近自己族人的願望，但他所表達的思想和他所關注的事情，與其族人所面對的情況毫不相干。(1997：135)

即便如此，魏貽君認為 Fanon 的論述並非在否定知識份子回歸自我的行動抉擇，反而是在對知識份子歸返族人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上，提出如何避免「愛之適足以害之」的行動策略：Fanon 建議本土知識份子「要與人民以同樣的步調去工作、鬥爭以建立未來」，是集體參與、相互補足的，而非單由知識菁英決定的文化復振運動。(1997：135-136) 以此來對照本論文探討之原運發展由街頭抗爭走向部落回歸的過程，原住民知青在運動中亦逐漸有此體認，改變運動策略以擺脫「遠離部落的菁英」標籤。

另外，印度「下層民間研究群」(Subaltern studies group) 站在拒絕被菁英掌控、編寫之歷史的立場，主張「應代以重尋一處既不源自於菁英政治，其存在亦不仰賴於菁英政治的自主領域」，「因此透過口述歷史或其他方式，民間的聲音可化為人民的聲音，對真正的社會存在有所闡發」(1997：145)。但同樣身為印度下層民間研究群的 Spivak 卻持相反意見，她指出研究群的菁英身份與經驗限制是「代表而不能代表」(a representative does not represent)，即是：

下層民間的意識，只是透過了研究群菁英們的「暗示」(suggestion)、考證而發掘出的，絕不可能完全復原，菁英們援引下層民間的意識，乃是出於本質論者的「策略性」之用，以把下層民間當作主體來進行相對於菁英為主體的歷史書寫，這只不過是知識菁英的經驗計劃，呈現不出屬於下層民間的真正意識，亦即不具源初性。(1997：146)

本論文亦可基於這種本土知識菁英內在矛盾的存在，從原住民自辦刊物所使用的書寫語言、批判色彩、預設目標等，來探究原住民知識份子與其發聲對象的相對位置，包括執政者、主流社會以及在都會中的與部落族人。他們一方面向執政者與主流社會抗爭、要求權利，而其中是否存在協商或更強硬、不容妥協的部份？另一方面，他們藉由刊物向都市與部落裡的族人發聲，所呈現出的刊物內容與族人真正的心聲是否並無二致？或者刊物其實是他們教育族人、將意識型態灌輸給族人的工具？這些原住民知青因發聲對象而異的相對位置，正是本論文的切入點之一。

## 二、原住民刊物研究

### (一) 碩論

劉紹華〈去殖民與主體重建——以原住民三份文化刊物為例探討歷史再現中的權力問題〉(1994)，以《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三份刊物為例，一方面顯示原住民知識份子為了「去殖民」而書寫建構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又以

不同的後殖民的角度來分析這些知識份子的矛盾之處，一是自 Said 以來的「再現異己」、一是印度的「下層民間研究」，認為原住民知識份子的菁英立場，使他們在提筆寫作記錄時，就已經與被記錄者的地位有所不同了，被記錄者成為一種「再現」，並且無法真實發出自己的聲音。

吳家君〈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1996)，分別討論原住民口傳文學與現代文學，作者在第五章〈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析論〉中，專節簡介幾份原住民刊物的創辦經過與內容<sup>1</sup>，有《高山青》、《蘭嶼雙週刊》、《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雙月刊、《南島時報》等六份刊物，屬於概括式的簡介。

陳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2003)，從公眾行動與後殖民理論的角度切入，分析原運與原住民報導文學的關係，並探討原住民報導文學之開創原運議題、啟發不同思考的社會功能。第三節〈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之刊登媒體概述〉中有「原住民族自行創辦之刊物」小節，提到從 1979 年開始，原住民自行創辦的刊物開始斷斷續續地發行，從尚未正名前的《山地文化》、《高山青》，到《原住民》會訊(山外山)、《原報》、《蘭嶼雙週刊》、《山海文化》雙月刊、《南島時報》，與九〇年初期的《獵人文化》、《原住民族》等一連串不斷創生的報刊雜誌，雖然其中的作品並非皆以報導文學為主要文類，但其中許多的議題設定，是透過報導文學的作品來召喚原住民族對各族群困境的關懷；而在主流社會偏頗的言論報導壓力下，這些刊物也成為傳播正確運動理念的管道。

李玉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歷程與主體意識的建構〉(2004)，將七〇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原住民文學運動相較其異同，得出如此結論：「鄉土文學始終打開八〇年代多元對話的空間，促使弱勢族群產生覺醒、生態保育獲得重視。原住民文學運動則確立了其存在性與價值性，並喚起族群對其部落、文化的重視，而原住民族主體性認同的完成，更是原住民文學運動最大的收穫。」(2004：57)第四章則專章論述分析《山海文化》，作者詳盡地從「產生背景」、「創作分析」、「文學獎分析」、「文學獎之後」等小節來分析刊物，認為此一刊物是屬於文學與文論性質的刊物，扮演原住民作品出版的角色，並創辦原住民文學獎，無疑是培養下一代原住民作家的搖籃。

黃鈴華《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國會路線》(2005)<sup>2</sup>，將原住民進入國會直接參與政治的動作視為原運之延續。第一章提到如《高山青》、《原住民》、《山外山》、《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等主要的原住民自辦刊物，認為這些刊物的作用無非要透過輿論形式來提升原住民自覺、自決意識等思潮，以利推動原運，並針對《原住民》、《山外山》所論述的議題來進行觀察分析，以瞭解原運在輿論建立方面的概況。

---

<sup>1</sup> 作者於論文頁 156 註 6 說明，其資料來源得自中山大學學術網路「台灣資訊站」，網友 blue 所發表〈發言權的戰爭——原住民刊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1995.7.20。

<sup>2</sup> 此處引用黃鈴華於國展會出版的專書，而非其碩士論文。

## (二) 其他

陳昭如《歷史迷霧中的族群》(1995)收錄有關當前台灣族群問題的評論，內有一輯關於原住民族時事的評論文章，其中〈高山青的部落，有著族人稀落的掌聲〉是當時原住民刊物的「機動報告」，介紹了《原報》、《山海》、《獵人文化》等三本不同發展方向的原住民自辦刊物，特別的是，作者取用創辦人——台邦·撒沙勒、孫大川、瓦歷斯·諾幹等人的說法，談他們創辦刊物的感想與現實的挑戰。另外，〈文字與聲音的革命〉一文探討原住民社區刊物的未來發展性，同樣以創刊人的說法為主，比較了卡力多艾·卡比(《原報》)、夷將·拔路兒(《原住民》會訊)、台邦·撒沙勒、林茂安(《蘭嶼雙週刊》)等人對於「原住民自辦刊物」的看法與經營理念。就學術眼光來看，記者出身的作者，其寫法不見得嚴謹，但她以創刊人的角度切入，將經營刊物的現實狀況表達出來，提供了我們另一種面向的研究重點。

孔文吉(尤稀·達袞)〈前瞻跨世紀原住民播權益之藍圖——兼論傳播媒體與原住民形象的文化與權力政治〉(1998: 105-123)，作者先概述國內外原住民形象及傳播媒體報導的問題，再聚焦於國內原住民新聞媒體目前經營概況與問題，將媒體分為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三大類。在報紙雜誌部份，解嚴前有《山地文化》、《蘭嶼雙週刊》、《高山青》；解嚴後較重要的有《原報》、《獵人文化》、《山海文化》、《南島時報》等，並將這四種刊物以簡表列出比較其內容、性質、讀者特徵等異同。

謝世忠〈《山海文化》雜誌創立與原住民文學的建構〉(2004: 175-212)主要在回顧《山海文化》出刊的七年間(1993-2000)的文學與文論作品，以及「後山海」「外山海」原住民文學的發展情況。文學部份則以漢語創作文學獨大，加上幾次文學獎的舉辦，《山海文化》儼然成為培育新生代原住民文學作家的搖籃。但是在這個發表園地停刊後，原住民文學似乎也步入一種停頓的局面，「前山海」時期即已成名的老作家們持續創作不輟，而新一代作家大多靜寂無聲。

由以上研究成果回顧，可看出目前探討原住民族運動各面向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整體來看，碩博士論文在近十年來平均每年至少有一、二篇；從議題面向來看，包括土地、正名、政策制度、媒體角色、生存環境權、自治權等幾乎都有相關研究成果；但各議題面向研究的量仍然不多，使這些研究作為參考資料的重覆率很高。

而原住民刊物的研究很明顯仍在起步階段，不僅尚未有相關的博士論文出現，且論者皆以原運史料或現象的一部份視之，並未針對各刊物的內容、特色做更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以致於刊物的樣貌乍看之下毫無獨特性；其中較被重視、有專章專文討論的，是以文學文論為要的《山海文化》，其屬性與其他原住民刊物完全不同。雖然《山海文化》不在本論文討論之列，但筆者還是推斷：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山海文化》以官方力量出版，冊數齊全、出版量較

大，在資料收集方面較為容易，而且很明顯是全國原住民文學重要的發表園地；相對來說，其他原住民刊物不但發行量少、散逸情況較多，亦多為小區域的地方性報刊或是同人刊物，因此在收集與研究方面不如前者容易。

綜合以上各段得知，台灣原運與原住民刊物的先行研究成果為：一、以原運議題為主，而且數量不多；二、並無針對原住民自辦刊物的專文研究，而是只在文章中列一小節或幾段字，做一大概的交代。

## 貳、研究限制

從以上的先行研究成果，亦可推論出本論文將會遭遇什麼樣的研究限制：一是「材料掌握」的限制，論文所需的刊物文本可能散逸不全，使得筆者無法做更精確的文本分析與歸納整理，刊物樣貌無法完整呈現。一是「訪談侷限」，由於創刊時間較久遠、受訪者記憶較為模糊，或者受訪者的想法有變，以及筆者的背景瞭解與訪問技術不足，可能沒有問到「正確的」問題，使得論文在呈現受訪者與刊物思想方面有所缺失。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擬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三：

一是文本分析。針對《高山青》、《原住民》會訊與《山外山》、《山青論壇》、《原報》與《獵人文化》等五份刊物，做刊物形式與文章內容的分析與整理，目的在於得出每份刊物的內容概要與特色，並區分出原運時期刊物與回歸部落初期刊物之思想重心異同，以及創刊人或主編藉由刊物所要傳達的想法。

二是訪談。訪談上述刊物的主編或創刊人，訪談內容則是針對出刊動機、刊物理念及影響、對原運與回歸部落的看法、原住民知識份子的角色等在刊物中較不易釐清或呈現的觀念，以此來強化作為一發聲場域的「原住民自辦刊物」在原運與刊物史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三是交叉比對。在「文本分析」與「訪談」後，交叉比對兩者，更正兩者錯誤與缺漏之處，使論文內容更為正確與完整。

## 第五節 章節安排

由前述討論出的問題意識，可以瞭解本論文的研究重心，在於將原住民自辦刊物置放在「街頭原運→回歸部落」這個運動脈絡裡，來探討刊物呈現出來的精神與價值；並由此探析發行刊物的原住民知識份子，在整個原運潮流脈絡中的心路歷程。



在論文章節的安排上，第一章是緒論，交代研究動機、問題意識、前人研究成果等等，此為本論文的研究概念；第六章是結論，總結中間各章節的研究成果，並說明本論文的侷限與不足之處，以及對後續相關研究提出建議。而中間各章即是本論文的實際內容，可分為二部份。

第一部份主要是就台灣原住民的客觀環境與刊物的關係來論述。第二章是原住民自辦刊物的背景分析，從國民黨的山地政策、七〇年代本土化潮流、國際原住民族運動潮流、台灣原住民族運動進程等四方面，說明刊物的產生不僅是趁原運興起之便，也是國內外環境轉變對原住民的衝擊所造成，而刊物內容亦與這些議題習習相關。第三章是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群思考，第一節概述日治時期原住民知識菁英的族群思考，以泰雅族樂信·瓦旦與鄒族吾雍·雅達烏猶卡那二人的政治作為與思想來探討；第二節是原運刊物與原住民知識份子的關係，先從五〇年代《自由中國》至八〇年代諸政論刊物，以說明台灣知識份子以刊物做為發聲場域的傳統，接著再探討原住民知識菁英在八〇年代原運時期創辦的刊物，其性質與內容為何、在當時造成什麼影響或評價，最後一部份則是比較以上兩間代原住民知識份子思想的差異。

第二部份則是針對特定刊物來做探討。第四、五章是《原報》與《獵人文化》，各要處理兩個重點：一是從刊物內容著手，分析其議題、刊物性質，以及是否有再三強調的重點議題；一是以創刊人思想為目標，探討他們選擇以刊物來發聲的動機、回歸部落的原因，以及對於原運的想法。